

风华夫君

FENG HUA
FU JUN
JIN XIU QI

锦绣妻

佳若飞雪
JIA RUO FEI XUE
WORKS
著

穆流年再次抱着孩子来到桃林外等着，
这是多少次了，他也记不清了。

基本上是每天都来，
至于来几次，也是不确定的。
一站，就是几个时辰，
也不觉得累。许是痴了。

风华夫君

佳若飞雪 著

JIA RUO FEI XUE
WORKS

锦绣妻

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—— 阅读改变女性 · 女性改变未来 ——

第十六章 疯狂报复



出了云府，穆流年并没有急着回长平王府，而是先去了京城最大的风月场所，醉烟阁。

“给公子请安。”他进入后院儿后，一名打扮妖艳的女子单膝跪地，声音却与其装束大相径庭，不仅清冷，还透着杀意。

穆流年一蹙眉：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接了任务？”

女子名为妖月，是穆流年麾下的一名得力杀手，迄今为止，三年之间，出手四十二次，从未失手。她也是穆流年较为欣赏的一名属下，只是他没想到，今日她会出现在这里。

“回公子，属下接到了白虎门主的命令，特意进京来保护公子的。只是长平王府守卫森严，属下想了几个办法，都未能进入，只得先暂时进了醉烟阁，等机会与公子相见。”

穆流年不看她，道：“先去把这身装束换掉，就换成女护卫的装束。”

“是，公子。”

妖月退下后，醉烟阁明面儿上的主人闪身出来了。

一袭墨绿色的锦袍，雪白的滚边儿上，还绣上了两朵极为精致的海棠，粉粉嫩嫩的海棠，看起来，似乎是有些奇怪，可是却又该死地好看。当那男人优雅而风情万千地落座在那一张精致的檀木椅上的时候，穆流年便看到了一张亦男亦女的脸。

穆流年有些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能不能不要打扮得这么骚包儿？男不男女不女的，简直就是个人妖！”

对面的男人倒是一脸惬意，好像穆流年说的就不是什么贬损他的话，反倒是在夸他一般，闲闲地道：“你这个主子，还知道过来？我都以为你真的快要死了。”

“放心，像你这样的祸害都还活得好好儿的呢，我怎么舍得先你一步？”

“祸害遗千年，你没听过？”

穆流年浅笑：“你倒是知道你自己是祸害。行了，最近这里的情形如何？”

男子一挑眉：“你是问这里的生意？好得不得了。你自己瞧瞧，这整个醉烟阁，也就只有这里还算是略微清静一些。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你一个从来不去青楼的主儿，怎么就懂得这里头这么多的弯弯绕？”

“少废话，我问你，让你查的事情如何了？”

男子脸上的笑更妖艳了几分，狭长的眸子眯得看起来更为细长了一些：“有眉目了，不过，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一切就与梅家有关。而且，在追查中，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。”

穆流年只是淡淡地扫了他一眼：“可是发现了还有另外一股势力在追查此事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男子有些意外，这件事儿，除了自己，不可能会有其他人向他报告的。

“应该是桑丘子睿的人。你自己小心一些，千万不能让桑丘子睿看出你的蛛丝马迹。此人睿智近妖，不好惹。”

“放心！不就是一个所谓的魔术师吗？要知道，这魔术师也不是万能的！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的。就比如说现在，对于太子一位的争夺，若是桑丘子睿果真有这样厉害的本事，何须再来拉拢京城的几大世家？”

“他很聪明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在暗中进行，表面上，看不出丝毫的变化。不过，梅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应该已经看出一些端倪了。”

妖娆男子的眸光暗了暗：“梅家？这么多年了，始终未曾有人能查出梅家的隐秘势力所在，看来，近百年的经营，效果的确惊人。”

“无心，别这样，你该明白，有些事，是急不来的。”

无心微微低了头，那莹白如玉的手，紧紧地攥着杯子，力道之重，显而易见。紧接着是长久的沉默，有些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“公子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“无心，我当初救了你，可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跟在我身边。当年我曾说过，我要让你看到，这人世间还是有希望，有值得你留恋的东西的。所以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感激我当时救下了你。”

无心略有些讽刺地笑了一声：“好，我等着。”

穆流年没有在这里停留太久，交代了一些事，便从后门离开了。

妖月将朱雀换走，浅夏是在第二日才知道的。

当时浅夏原本想着问一问朱雀，她的消息灵敏，可知道这思空一毒，到底还有

哪几个渠道能进入紫夜。没想到，轻唤了一声，无人理会她，再唤了一声，竟然出来了一名冰美人儿，将她给吓了一跳！

她起初还以为是有谁派了这位冰美人儿，来杀了朱雀后，再来杀自己的，不过待看到她对自己恭敬地行礼之后，才明白是自己多虑了。

浅夏原本是有意将妖月这个暗卫给弄成明卫的，可是妖月偏偏不肯。理由很简单，她是杀手，身上的杀气太重，若是以女护卫，或者是丫头的身份出现，只怕是会给浅夏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

而且，她接到的命令是暂时留在这里保护她，所以，实在是不适合将自己的身份公开。

浅夏也不勉强，反正她们不是自己的人，自己也没有想过要让她们的对自己言听计从。不过，她倒是真的从妖月的身上，感觉到了一种极为浓烈的杀气。

浅夏不是观音再世，对于杀手的态度，自然也不会盲目地认定不是什么好人，反倒是细看过妖月之后，觉得她总是有一种淡淡的愁绪流露出来，这一点，与一个杀手的身份，实在是有些不符。

很快，浅夏就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观察妖月了，因为她竟然收到了来自和韵长公主府的一张请帖！

要说这位和韵长公主，可是皇上的亲姐姐，而且，自己也曾亲见过她一面，这位长公主给人的感觉，可不单单是温婉这么简单。

想到了当初她在云府的那些话，这位和韵长公主，在皇上那里，怕也是能说上话的。

若是以前，她云浅夏自然是没有什么资格去参加和韵长公主府的宴会的，更不要说还能拿到一张请帖了。可是现在她的身份是长平王世子的未婚妻，这样的身份，足以让她成为众多京中小姐们羡慕嫉妒的对象。

当然了，其实她还得到了那些贵族小姐们的各种轻视，她们幸灾乐祸地看着她。在她们眼里，长平王世子无论长相如何，才学如何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有一副太过孱弱的身体！

生于富贵之中又如何？天生便含着金汤匙又如何？再多的富贵，你也得有命享用才成呢！

如今，他穆流年虽说是大病初愈，可到底也是多年来比大家闺秀还要更像大家闺秀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。这样的男子，又岂会是真正的良人？

对于这些看法和指指点点，浅夏自然是毫不在意的。

和韵长公主给她发了一张请帖，到底是想做什么？她是皇上的亲姐姐，难不成，是为了试探自己是否戴着那串珠子？又或者，是想要试一试，自己是否中了蛊毒？

程氏在她收到请帖后没多一会儿，便过来寻了浅夏，将和韵长公主府的事情大概都说了一遍，又将这位长公主的一些喜好说了，甚至连长公主身边的几位嬷嬷和侍婢的情况，也都一一说了。

一直到了晚上，浅夏才觉得自己的耳朵旁，终于能清静一会儿了。不想，云长安又来了。

“妹妹，我查到了。”云长安人还没进来，这有些兴奋的声音就先传了进来。云浅夏也不搭理他，直到他进了屋子，然后兴冲冲地道，“妹妹，我查到了，那是一种血蛊！”

“血蛊？这又是什么蛊？听起来似乎是有些怪怪的。”

“这种血蛊，与一般的不同，我仔细地翻阅了书，而且拿了其中一只，在我喂的那对儿兔子身上试了试。中了血蛊的那只兔子没事儿，可是它的另一半儿，却死了。而且死相很难看，全身干巴巴的，就像是干尸一样。”

浅夏的眸光一寒：“这么说，皇上是有意将这蛊下在我的身上，等到我与穆流年大婚之后，此蛊便会转移到他的身上了？他们真正想要杀的人，竟然是穆流年？”

“不仅如此！我注意到，这血蛊若是进了你的身体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血蛊在你的身体里，虽然不会吸你的血，不会在你的体内被催动，可是有一样儿，它身上的毒素会渐渐侵蚀你的身体，时间越长，效果越明显。”

“会有什么后果？”浅夏眸底已是一片冰凉，她无法想象到，若是穆流年中了这血蛊，到底会有什么样儿的下场。

“后果，便是你会终生不孕。无论耗尽多少的灵丹妙药，你也是不可能孕育子嗣的。”

一瞬间，浅夏明白了！

难怪他们会这么急着动手了！原来竟是存了一石二鸟之心！

他们的婚事才刚刚敲定，三聘六礼都尚未走完，皇上选在了这会儿下手，一来是不容易让人想到将来穆流年的死与他有关。毕竟，要成亲，应该也是明年的事了，这会儿皇上见过她，将来穆流年出事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到他的身上！

二来，那血蛊在自己的体内待的时间越长，对自己身体的破坏就越大！如此，即便是穆流年侥幸解了血蛊，他也是不可能会有嫡子的，除非，他休了自己！

“好狠毒的心思！堂堂帝王，不思安抚百姓，使子民安居乐业，竟然总是将目光盯在这些事情上面，简直还不如一介妇人有远见！”

云长安也是轻叹一声：“是呀，没想到，皇上竟然也使起了这些不入流的手段，真是让人有些心寒呢。跟着这样的一位主子，谁知道自己哪天就会被他算计得没命了？”

转眼便到了去和韵长公主府赴宴的日子，云氏特意早早地便坐了马车过来，然后接上了程氏和浅夏，一道去。

马车上，云氏又是一番叮嘱，那操心的样子，恨不能将浅夏给关进府里头，干脆就别去了。

浅夏的表现始终都是淡淡的，事实上，她对于今天的这个宴会，也的确没有什么兴趣的。

浅夏在招待女宾的西厢四处走了走之后，便有一位绿裳女子笑着过来：“我叫桑丘月，家父是左卫大营的统领。这位是梅相家的二小姐，闺名千音。不知妹妹如何称呼？”

人家既然过来了，浅夏自然不能太不懂规矩了，起身微微福身：“两位姐姐有礼了。小妹云氏浅夏。”

桑丘月又给她介绍了一下梅家旁支的梅千容以及其他几位小姐。

大多数时候，浅夏也就只是听一听她们说话，她自己还是比较沉默的。在这种地方，还是少说多听为宜。

此时，不知人群中何人惊呼了一声，还用帕子掩了嘴，显然是被惊艳到了：“天哪！那位公子好英俊哦！”

浅夏顺着声音也看向了窗外，只见底下的甬道上，一位身着紫色常服，头戴玉冠的男子，正缓缓走来，那一脸自得的模样儿，可不正是穆流年？

阳光透过早已没有了枝叶的树干，洒下一道道偏冷的光束，紫色的常服在那光线下穿梭，宛若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徐徐展开。

轻风徐徐，一侧梅花的落英在风中飘浮，细小的花瓣从他的玉冠上温柔地拂过，浅粉色对上发墨色、冠玉的纯白干净，竟是一幅美得不可思议的画面。

风过，那片花瓣又不停地来回转动着，留下一缕似有若无的芳香，便悄然而逝。他那一头墨色的长发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出细细碎碎的光泽，宛若墨曜石在底下不停地闪耀着，几乎要灼伤众人的眼睛。

紫色的常服上，胸前、后背，以及下摆上，都以金丝线绣了图案。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去，只觉得耀眼，却没有看出是什么样的图案。

或许在众人的眼中，这是什么图案都无所谓，重要的是穿着这身常服的男子，是如此俊美无双。

用面若冠玉来形容此刻的穆流年，绝对是没有夸大的！

看到了他在那甬道上悠闲地走着，众人只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，都是极其优雅、尊贵。虽只能恍惚地看到男子的面容，却让人随即便产生一种直觉，那便是这个男人，当真是俊雅无双。

众人还没有看够，便见那男子的身影，没入了廊檐之下。

众女子个个儿脸上写满了遗憾，不约而同地想着，这是哪家的公子？

更有几名胆大的，直接就到了珠帘处，眼睛巴巴地望着那楼梯口，只等着那男子上来，好一睹其俊美容颜。

女子这边儿的反应，自然是早早地便落入了那厢男宾们的眼中，他们先前也从窗前看了下去，却委实不认得此人是谁。

同样也有几名公子哥儿出了东厢，到了中间的小厅里。

而那位大皇子眼睛一转，看到了这位公子还未曾真正露脸，便已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，想着其举止，定然绝非泛泛之辈。

“走吧，我们也去小厅吧。对面的诸位小姐们，不妨一起吧。反正离宴会开始还早，我们不如一起来玩一些书画游戏，也好助助兴。”

大皇子如此一主张，其他众人也纷纷附和。

对于大多数的名门公子而言，能得见这么多闺阁千金的真容，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

这厢原本就有桑丘月是武将之女，对于那些闺阁礼仪自然没有那么多讲究。在她看来，只要是大面儿的东西不差，就成了。

再者，在场的半数以上的小姐，都曾多次出现在这种场合，自然是不会太过害羞的。

于是，这二楼的这间小厅，登时便热闹了起来。说是小厅，却比一个西间儿大了一倍不止，只是与楼下比起来，稍小了一些而已。如今，虽说是男男女女都走了出来，这里却仍然不见拥挤。

这小厅里摆了三张八仙桌，周围分别放了黄花梨四开光坐墩儿，每张八仙桌周围都放了七八个。小厅最两侧还摆放了数把黄花梨灯桂椅。正靠着南面儿窗子的地方，摆放了两张紫檀小翘头案，小案两侧分别摆放了两张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。

如此，看着人不少，可是一落座，倒是还空出了几张座位。

人们才坐好，便听到了偏轻的脚步声。

不少姑娘的心都提起来了，脸上的期盼，眸底的期待，虽是稍加遮掩，仍然让人一眼便能看得明了。

浅夏寻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位子坐了。听到大皇子的提议时，她微微蹙了下眉，不过，还是让三七将她的面纱拿出，轻轻地遮了，再出来在一个角落里坐了。

在众位女子眼中，像浅夏这样不想吸引注意的态度，自然是比较受欢迎的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哪个女子会愿意在自己心仪之人面前，还有比她更出色的？

眼见那一袭紫色出现，众人皆是屏住了呼吸，眼睛连眨也不敢眨一下，生怕自己的一个眨眼，便会错过了男子的第一眼！

只见那人俊美绝伦，脸如雕刻般五官分明，外表看起来好像温润如水，但眼里不经意流露出的精光却让人不敢小看。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，一双剑眉下却是一对细长的桃花眼，那黑曜石一般的眸子，闪着凛然的英锐之气，宛若有着一种巨大的魔力，让人一不小心就会沦陷进去。高挺的鼻子，厚薄适中的红唇微微弯起，好看的弧度上却漾着令人目眩的笑容。

浅夏一扬眉，对于如此高调，有着引人犯罪之嫌的穆流年，她是有些无语了。

没事打扮得这样好看做什么？这不是明摆着要来给他自己招惹桃花吗？

浅夏的眼神快速地在人群中扫了一眼，心里暗骂了一声妖孽！这么一会儿的工夫，被他勾引到的，可是不只一个，而且瞧着这架势，还大有要继续蔓延的趋势呢。

明明就是那样一双好看的桃花眼，可是在浅夏看来，分明就是藏着一双狡诈如狐的眸子！她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，怎么就能被他的这样一身皮相给蒙骗了？

待浅夏再抬眼，才发现穆流年竟然直接就冲着她过来了！

浅夏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眼睫毛忽闪了两下，这才将来人的一张俊颜看清楚。

这是她所熟识的穆流年，又似乎不是！

略有些苍白的脸上，微微呈些病态，特别是那一双莹白如玉的手，简直比女子的手更要莹润白皙。

浅夏从来不知道，这所谓的病态美，竟然不仅仅是女子的特权，眼前的男子一旦与“病态”二字扯上了边儿，看起来竟然也是这般好看！

浅夏怔了怔，穆流年已到了她的眼前。

狭长的眸子微微眯起，他看着浅夏淡淡而笑：“浅浅也来了？听说你的身子也向来不大好，我今日刚好让人给府上送了些补品过去，回去后，仔细调养方可。”

浅夏一时有些语噎。他这是在故意向旁人宣告，她是他的人吗？

在旁人看来，明明就是一个极其温柔之人，可是现在在浅夏看来，他却危险得像是一只饿虎！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动作，似乎都在提醒着她，你是我穆流年的未婚妻，最好老实一点儿！

穆流年的这席话，立马就在人群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。如此，他们才知道这名男子的身份，竟然就是长平王府的世子，穆流年！

穆流年很快被二皇子邀去同坐。

突然，一位小姐嘟囔道：“原来穆世子竟然是这样俊雅的一位公子，虽然看着身上还有些病气，可是仍然难掩其高华气质。这样的世子爷，却要娶一位商户之女为妻，真是辱没了他世子的身份。”

这话声音虽低，也有不少小姐听到了。她们本就对浅夏瑰姿艳逸的容颜有些嫉妒，如今有人开了头儿，后头的话，自然而然地便都憋不住了。

“我听说，这穆世子的性命还是被桑丘家和云家的两味灵药给救回来的呢。不

然，你以为她一介小小的商户之女，如何能成为穆世子的未婚妻？”

“可是这样说来，那桑丘小姐，岂非比那云浅夏更有资格成为世子妃了？”

浅夏听着有人挑事儿，却是低头不语。

而一旁的桑丘月听了，也只是轻轻一笑：“你们说什么呢？我们桑丘家的那味药，可是堂兄送过去的，与我无关。而云家的那味灵药，则是长平王和王妃亲自上门去求来的，听说，用的还是云小姐的嫁妆呢。”

桑丘月并没有刻意压低声音，在一些心思不深的人听来，桑丘月似乎是在为云浅夏说话，想要向众人表明，他们两家虽然都奉献了灵药，可是这云家拿出来的，却是浅夏的嫁妆，至于真假，就要让众人自己去猜了。

当然，这话，她还有一部分，就是刻意说给穆流年听的！

特别是当她咬重了长平王和王妃亲自上门去求了这味灵药回来，那个求字，用得更是重中之重！

这目的，自然就是想要引起穆流年对浅夏的不满！明明就是尊贵如云端的人，却要对云家这样上不得台面的家族低声下气，简直就是让人心生厌恶！

这话更是让在场的多人，感觉到了云家人在故意拿乔！什么嫁妆？分明就是为了攀高枝而找出的一个借口罢了！

他们甚至是想到了，云家分明就是在威胁！在利用手中的灵药威胁长平王府！

所以，桑丘月的几句话，让众人看向云浅夏的眼神里，多了几分的不屑和鄙夷。

浅夏听着这些人的碎言碎语，有些无奈，手也不自觉地便扶上了额，现在这是怎么了？果然就是一个看脸的地方吗？当下心中对穆流年就有些不满，你闲着没事儿，打扮得这么招人眼做什么？

若说女色祸国，那么，穆流年这个男色，也绝对有搅扰天下的本事！

明显察觉到了浅夏的不悦，修习武术的穆流年怎么可能会听不到她们刚才的声音？也难怪他的浅浅会生气了！

挑挑眉，穆流年却只是冲着浅夏的方向笑了笑，然后又对身边的侍卫吩咐了几句。

很快，那名侍卫就将一个锦盒拿了过来：“云小姐，这是世子让属下送来的。世子听闻那株雪灵芝乃是玉离子神医相赠，且是为了能让云小姐的心疾痊愈，不想，竟夺了云小姐之宝，世子心中万般愧疚，所以，特意让属下备了此物送来。虽不及那雪灵芝的十之一二，也勉强算是为小姐尽一分心力了。”

这话说得水平可是太高了！既说明了，那雪灵芝的确是玉离子神医相赠，同时又直接点出了，那是云浅夏治病用的灵药，如今割爱给了穆流年，穆流年心中万般愧疚，这才再以礼相送。

“不必了。之前，世子不是说送了些补品过去？足矣。”

“回小姐，世子说了，便是将长平王府的所有补药都送到云府，也不及那一株雪灵芝珍贵。而且，世子还说，您是他的未婚妻，将来，长平王府的，自然也就是小姐的。”

话说得可能有些偏重了。可是浅夏明白他这么说的用意，无非就是要再次告诉众人，她云浅夏可不单单是一介商户之女，还是他穆流年的未婚妻，自然是有穆流年护着的！但凡是与她云浅夏过不去，自然也就等同于是与长平王府过不去了。

见如今云浅夏得穆流年如此相护，且话说得这样直白，先前还议论云浅夏挟恩相报，意欲攀龙附凤的那些小姐们，脸色都有了几分难看。

头一次，浅夏觉得这样的宴会也不错，倒是可以让她看到比在戏台上更为精彩的剧目。

看到这些名门小姐们接二连三地变脸，还真是让她觉得，这些名门小姐若是去唱戏，指不定很快就能红了。

很快，宾客们到得也差不多了，这宴会自然也就要开始了，所有的人宾客，便都到了楼下。

总共分了男女两列席面，浅夏与云氏和程氏一起坐了，因为有了个长平王府世子未婚妻的头衔，和韵长公主也不免多看了她几眼。

很快，和宁长公主也到了，陪着她一起来的，有定远侯夫人，竟然还有定远侯府的世子，徐泽远！

浅夏再次看到徐泽远那张熟悉的脸，一时只觉得呼吸有些急促了起来。

对于徐泽远，重生前，浅夏一直就觉得是她对不起他。可是自从她在桃花林里看到了百余年前的那一幕，她突然就豁然开朗了！

所谓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，一切皆是有因才有果。

她不知道百余年前，她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徐泽远的事，让他在最后那一刻选择了离开，可是很明显，离开后的他，似乎又后悔了。只是可惜，等他赶回来的时候，自己已经服下了那杯毒酒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

“小夏，小夏！”云氏接连轻唤了几声，又扯了扯她的衣袖，浅夏这才回过神来：“呃？母亲？”

“怎么了？可是身体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！”浅夏勉强扯出了一丝笑。

前世，徐泽远并不得皇上的喜爱，虽然他很有才华，可是此人却向来不屑与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，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。所以，后来他便干脆请旨得了一个闲差。

徐泽远的出现，又让女席这边儿的一些小姐们睁大了眼睛。

徐泽远本就生得不错，而且身上有着浓浓的书卷气，给人以清新俊逸之感。这样的男子，仿佛是一块儿暖玉，让人不自觉地便想要靠近。或许，这也算得上是他天生的魅力！

至于前世，云浅夏之所以会嫁给他，也都是因为卢少华的安排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她还以为这是要利用她这个女儿来攀附权贵。可是直到死前她才知道，他们早就攀上了更高的富贵，而定远侯府，不过是他们向那座更大的靠山，来表明自己的忠心罢了。

浅夏的思绪还停留在前世的一幕幕中，那一幅幅各式各样的画面，快速地闪现着，更替着。

浅夏自重生之日起，便发誓，这一世绝对不要再与徐泽远发生什么关系，一定要远着他，避着他。其实当时她想得很简单，就是为了避免重蹈前世的覆辙。

可是直到她在桃花林里看到了那一幕，她才明白，或许，她的重生，亦非偶然，而是命中注定！

又或者，自己一直以为的前世，根本就只是一个梦！恍若太虚幻境，让自己预知到了自己若是不改变，便要面对的种种磨难。当然，这种感觉，并不强烈。

更甚至于，她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或许，自己与徐泽远的缘分，也就仅仅是那几年的夫妻！

浅夏的视线并没有在徐泽远的身上再多做停留，因为她没有忘记自己现在的身份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她不能失了云家的教养，更不能让人再对她指指点点。

很快，和宁长公主便开始发难了。

其实，和宁长公主想出来的玩乐的法子，也很简单，无非就是击鼓传花。这也是众多高门子弟们经常玩的一种游戏。

只不过，这一次，和宁长公主定了一个十分苛刻的要求，便是无论是谁接到了花团，表演的节目，都不能与之前的重复，否则，便是输了。而输了的人，则要在脸上画了小丑的妆容，然后再男扮女装，或者是女扮男装，当众表演一出滑稽搞笑的舞蹈，方可作罢。

不得不说，浅夏对于和宁长公主这样的提议，还真是有几分的新奇感。

如果不是她打定了主意要捉弄某人，是铁定不会想出如此整治人的法子的！

而和宁长公主考虑到了在场的还有这么多的名门夫人，总归是不适合这个的，所以，便将这击鼓传花，只在他们这些年轻的男女中间来传。如此，即便是小辈们闹了什么笑话，也不过是一笑而过也就罢了！

浅夏和穆流年，自然是也要参与其中的。

只不过，二皇子却突然开口道：“穆世子之前缠绵病榻，姑姑，这个玩儿法，

对他来说，似乎是有些不公平。”

和韵长公主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，而且现在长平王夫妇不在京中，若是再在她这公主府里头，引得穆流年不快，得罪了长平王府，似乎是有些不划算。

“也罢，穆世子就同本宫一道做个评判吧，如何？”

“多谢长公主体恤。”

两位皇子身份尊贵，自然也是不可能参与到这类的玩乐之中的，若是一旦真的被抹了脸子，再大跳搞笑，岂非将皇室的颜面都丢尽了？

浅夏对于这一游戏规则，也只是淡然一笑，并未表示任何的不满。

鼓声一响，大红绸绑成的花团便开始了快速的传送。

为了公平起见，这击鼓之人，由大皇子身边的一位侍从担任，并且蒙了眼睛，就是为了防止作弊。

只不过，对于这等自欺欺人的做法，浅夏却是有些嗤之以鼻的！

身为皇子的侍卫，身手自然是不低的。若说仅仅是蒙上了眼睛，就能不让其作弊了，那是打死她她也不信的！

鼓声停，这头一个拿到了花团的，便是梅家的二小姐，梅千音。

梅千音刚接到花团，面上略有羞涩，而后便款款而出，到了大厅中间，抚琴一曲，倒也是让众人一饱耳福了。

只不过，浅夏得出的结论是，这琴还没有云长安抚得好听！

鼓声再起，众人又开始既紧张又期待地传送着花团。

现在才只是有人表演了抚琴，身为京中的名门子弟，自然是不可能没有几样儿傍身的才艺的。这会儿若是能拿到花团，还能展露一番自己的才艺。特别是那些千金小姐们，可是都一心盼着能在两位皇子，以及穆世子的面前，一展才艺的。

如此这般，鼓声停停起起，花团传传停停，已有不少人都拿到了花团。当然，这节目也表演得委实不少了！

终于，鼓声再停，这一次，花团落到了浅夏的手上！

浅夏低头看着手上的花团，唇角微勾，总算是传到了自己的手上呢。看来，这位和宁长公主还真是煞费苦心，就为了让自己出个丑，至于吗？

而且，仔细想想，浅夏可不记得自己与她有什么深仇大恨！反倒是，这似乎是她第一次与这位和宁长公主见面呢。才初次见面，就想要整治自己，看来，这位和宁长公主还真是一个小心眼儿，且有些不着调的主儿呢！

和韵长公主则是微微蹙了一下眉，有些担忧地看向她。再怎么，她现在也是穆流年的未婚妻了，若是她出丑了，那么穆流年又岂会甘心？

云氏也是一脸担忧：“小夏，这下要怎么办？”

怎么办？自然是顺其自然咯，难不成，真的要让她这个未来的王府世子妃，当

众被抹了脸子，去跳舞？

浅夏脸上的面纱早已揭去，此时，她起身到了大厅中央，然后头微微一偏，有些不好意思道：“那个，几位评判大人，因为这击鼓传花玩儿得太久了些，所以，能不能先请几位提醒一下，有什么节目，是小女子不能再表演的？”

和韵长公主看她神色淡定，倒是放下心来：“这琴、诗、书、画、笛、箫、舞，都已经有人表演过了。云小姐可是要另辟蹊径？”

和宁长公主看到浅夏微微拧了下眉，不屑道：“皇姐说话未免太过客气了，什么另辟蹊径？但凡该表演的，也都表演了一遍了，她还能再表演什么？倒不如干脆一些，直接涂上了妆，再换上男装，为我们逗乐一番吧。”

这话可委实有些过分了！

和韵长公主不悦地轻斥道：“皇妹，怎可如此武断？你怎知云小姐就不会再有其他的表演了？”说着，便看向了一旁的穆流年。

恰好，穆流年的视线，也扫向了和宁长公主的方向。

只一眼，和韵长公主便惊觉不妙！

在看似平静的眼波下暗藏着锐利如鹰般的眼神，冷冽中还透着几分阴鸷，再配在一张轮廓深邃的英俊脸庞上，更显气势逼人，如同乌云罩顶，使人的呼吸都没来由得一紧，令人联想起森林中那扑向猎物的猛虎，充满危险性。

这样的一个认知，也只是在和韵长公主的脑中闪了那么一闪，等她再回神的时候，几乎就忘记了自己先前想到过什么。

特别是当她再看到穆流年一双清澈透明的眸子，正十分深情地注视着云浅夏时，便更加认定了，自己先前，定然是一时失神，出现了什么错觉。

浅夏挑挑眉：“不知，这琵琶，可曾有人演奏过了？”

“云小姐，之前刘小姐已经演奏过了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，那么，不如就由在下轻歌一曲吧，如何？”

歌？众人一愣，再仔细一想，似乎是还真的未曾有人表演过这一项。

和宁长公主不免有些恼火，怎么会漏了这一项？早知如此，就该再多转一圈儿的。

她哪里知道，这击鼓传花，能坚持到现在，已是实属不易了！从未有人玩儿这个，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的，如今已是近一个时辰了。

浅夏原本是想要清唱的，可是一想到在座的都是些名门之后，若是自己真的只清唱，只怕过了今日还指不定要传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呢。

浅夏身前被人摆好了一只古琴，她席地而坐，倒是说不出的风雅清华！

莹白的指尖开始轻轻地拨弄琴弦，一刹那，恍若清澈干净的溪流一下子奔涌而来，直让众人耳目一新，分外期待！

静坐在那里的徐泽远，微微眯了一下眼，看着这位轻灵得不似凡人的姑娘，一下子，便觉得心里头似乎涨得满满的，又似乎是一下子被什么给拽住了，整颗心，都只是想着她，关注着她。

随着琴声响起，另一侧的穆流年，也终于有所动作了，身后的侍卫将一支玉箫递了过来。

穆流年在浅夏略有些惊异的目光下，得意地一笑，便开始吹奏了起来。

也难怪浅夏会有些意外，毕竟，之前这位主儿，可是于乐理一窍不通的，更别说是精通什么乐器了！

随着那箫声的渗入，这曲子给人的感觉，似乎是更唯美，也更动人了。

浅夏淡淡一笑，朱唇轻启，宛若百灵鸟一般的嗓子里所流泻出的，是任何人都宁愿让她停下的轻灵之声。

一曲毕，大厅内，已是静寂无声，人人都目瞪口呆地看向她，仿佛刚才她唱的不是什么佛戏，反倒是一曲勾魂曲！

寂静过后，便是一阵极为轰动的拍手称赞声。

和宁长公主显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浅夏，击鼓传花不成，又想着要弄一个更为文雅的比试，这一次，竟然想比诗词书画了。

只不过，她才一开口，便被和韵长公主给否了。

总算是散了，今日这一次的宴会，倒是让浅夏对于京中的几大势力有了更为透彻的了解。

梅家、刘家是梁城势力最为庞大，或者说是明面儿上来看，最为鼎盛的两大姓氏。

浅夏亲自扶了云氏上了马车，然后再扶了程氏上去，自己提裙正要上去，便听到一道清朗的声音传来。

“云小姐请留步。”

浅夏的身形顿住，不用看，也知道是穆流年唤住了她。

“不知穆世子有何指教？”

“听闻云小姐不爱金银，唯爱玉器水晶，正好我名下有一处玉石坊，既然云小姐喜欢，正好邀云小姐一道前去看看。若是有中意的，也算是在下送与云小姐的礼物了。”

浅夏挑眉，眼光快速地在周围一扫，此时，这附近的名门公子小姐，可是不在少数，穆流年的这个邀请，委实是有些唐突了。可自己若是不去，岂非当着众人的面儿，打了这位世子爷的脸面？

“这？时候不早了，不如，改日再去？”

穆流年已经到了她的身前，笑盈盈地看着她，一副温润无害的模样，冲着马车道：“还请林夫人、云夫人安心。待选好了礼物，流年亲自将云小姐送回云府，不知两位长辈意下如何？”

程氏掀了帘子出来，笑得和蔼慈祥：“去吧去吧。穆世子，可要记得你说过的话。若是我家浅夏少了一根儿头发丝儿，我可是跟你没完。”

这话说得随意，而且强势中还透着几分亲昵，在旁人听来，就像是穆流年自己的长辈在与他说话一般。

浅夏微窘，舅母要不要表现得这样放心？当真就不怕这厮将自己的名声给毁了？

“小夏，去吧，既然是穆世子相邀，你也不必客气。咱们云府最不缺的便是银子。若有中意了的，尽管让人带回来。你五年不在云府，便是老夫人知道了，也只愿你能顺心如意，只要是喜欢的，不必顾虑。”

程氏说完，眼睛却看向了一旁的穆流年，眸底的笑意仍然不减，只是这话，让他听着有几分不舒服了。

“舅母说笑了。既然是与流年同往，何来付银钱之说？浅夏如今是我的未婚妻，将来我的一切，便都是她的。如今她看上了什么，只管拿了就是，还敢有人跟她要银子不成？”

才这么一会儿的工夫，直接就叫舅母了，浅夏听了，都觉得自己的耳朵根子滚烫滚烫的。真是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家伙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，他竟然也好意思叫得出来！

“话是这样说，可是你们现在终归未成亲，还是算清楚点比较好。”云氏的声音从马车里传出来，看不见其神色，声音也听不出任何情绪，就好像对着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一般。

穆流年一挑眉，知道浅夏五年来未曾回过京城，这才刚一回来，没几天，亲生女儿就被人给抢走了，而且这主还不是她这个做母亲的做的，她心里头自然是有些不舒服的。

“岳母大人放心，也请舅母放心，回头，我便将这玉器行的地契、房契以及所有的账目都送去云府。既然早晚都是要由浅夏来费心的，倒不如让她现在就先学着些，也免得将来再手忙脚乱的。”

饶是程氏是想逗弄这位世子爷一番，这会儿听了他这话，也是有些笑不出来了。

这位穆流年，哪里有半分柔弱公子的样子？而且这明显就有些逾矩的话，此刻在他说来，竟然一点儿也不见拘泥和不自在，反倒是说得理所应当，再正常不过了。